

卷十五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 清 高頴 續, 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七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也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我之上我堂堂贊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悔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天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七十四終

紅樓夢卷七十五

第七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住識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甚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

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脈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牀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才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甚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甚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盤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盒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臘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了頭只彎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固究竟做出來的事都設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設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樣一個人忽然

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没有見他們
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
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
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我想又不是甚麼大事且不
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
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
洗已畢大家吃麪茶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
發人去請娘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
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
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甚
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會賣放了賊依我的主
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
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
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
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
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
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寄怪
怎麼攛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攛的不
如我先攛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管們倒是
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

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寵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怄氣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寶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的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罪吃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閒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向來的

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作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話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

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管人家的事且商議。」偕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筋。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短賈母說我吩咐過幾次，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麪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尊蠶醬來。」

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盃着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幾樣看不出事甚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盃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點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盃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甚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盃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盞便吩咐將這粥送給。

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家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小了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頭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了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

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鬟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聰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廳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賈珍不好出頭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千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鬪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厨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悞了武也當習况在武蔭之屬遂也命寶玉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晚間或

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鬪熱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已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說公子今日二人奏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閒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趕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牕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沖帳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小么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盃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良心

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的兒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攘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因笑道還不給大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甚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

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腳把你兩個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手把那鐘酒灌在傻大舅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塗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慄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會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

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裡也狠艱窘你三姨兒尙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直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

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私巴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嘆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動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換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浸出些甚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却全了只得

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簪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連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

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桌菜蔬果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擲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真令人魄散魂消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歎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

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搗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淒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到。豎。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裡也十分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是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站。賈珍來了。都一一見了。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勞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也。」

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偕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菓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豔氤氳，不可形容。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散筋骨。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有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攏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土山峯脊上。便是這座廝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台上列下棹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園圃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偕

三十四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於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於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酒那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冷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

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懲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杯賈政執壺斟了一杯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於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

在朋友家裡睡着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躉躉就饒你這男人只後給他躉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腳腕讚只因昨晚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旣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於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歛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躇不安偏又在手他中因想說笑話儻或說不好了又說

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旣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旣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

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嬷嬷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

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的心多着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痒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裡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

意總然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只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俗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牕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蟲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俗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

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甯府荒淫作惡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靈悲歎其一敗塗地自當不遠

甄家抄沒是賈府抄家引子上回於探春口中微露

一句若不補寫明白便有蹊漏若竟細敘原委難免冗煩今借老嫗們補說不露痕迹

寶釵不可不做不得不去是寶釵身分且爲園中離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說破妙極

敘賈珍堂中飲酒賭博及邢薛二人浮蕩模樣全是一敗家所爲

賈珍夜宴鬼爲悲歎與賈母賞月大不相同一敗一復於斯已見

寶玉賈環詩不明寫出最爲得體且文法亦見變換

紅樓夢卷七十五終

